

意义的礼物

陈思星

那天是周日，我带着我的狗在那个街区闲逛。

怎么描述那天的天气呢？春天稍微露出端倪时，大地上就会流淌那样的气息。有一棵很大的水蒲桃，细蕊落了一地。

有一些花，落在地上甚至比在枝头还美，鸡蛋花和水蒲桃花都属于这种。鸡蛋花落下时总是过分完整，让人可惜，水蒲桃花落下时则全是细蕊，破碎得如痴如醉。铺满细蕊的地面显得很多情，而空中还在落着。杜甫说“繁枝容易纷纷落，嫩蕊商量细细开”，水蒲桃是把这两句诗的前后顺序调转一下，再糅合到自己身上去了。

这里的路面是石板路，同伴凌晨是广州本地人，她说小时候，这里是一条河涌。因在巷内屋后，所以也叫后涌。以前的广州河涌纵横，对面的社区还有一道不成型的桥，也是河涌的遗留。

有个老阿姨观望我们良久，伸手来摸小狗，边摸边问：“它晚上睡觉要不要盖棉胎？”

另一个阿姨坐在自家门口清洗一副鱼肠。我也看得入了迷。鱼肠于我而言是人间美味，但处理起来很麻烦。阿姨说，现在的鱼肠最干净，因为是一年的年头。为什么呢？“到甘上下你就识架啦。”她说。

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见到那个人的。

那个人家门口堆着几件缺胳膊断腿的家具，叠放着籬箩，上面晒着草药。一株巨大的金银花，仿佛是从旧家具中生长出来的，地面到二楼都是干枯的老枝，但二楼以上却叶子葱绿。

在这堆杂乱的物件后面墙上，显眼地贴着红纸，上面密密地写着毛笔字，字体歪扭：“不退不换，受骗自负。不必多言，后果自负。自愿为原则，受骗自负。”

另一张打印的看得更清楚：“高贵者不医，无钱无义者不医，为恶不仁者不医。”

再往下，还有：“专治奇难怪症，头、颈、肩……等各部疼痛，……起死回生，不生不收钱……无钱不要找我，天价。电话号码……，自由拍照。”

我和凌晨对着这张广告拍照，一个街坊阿姨慢慢走过来，手中比划着一个三角形。她在说她的某个骨头，本来是这个样子，然后被这个人医治之后，——她又把三角形变成一条线，变平了，也就不疼了。我知道，她试图替这张奇异的广告对我们解释一点什么，但其实不需要。

一个矮小的男人从屋内出来，穿着一件破旧的大红外套，拎着一看颜色不出色的毛巾，在空中拧起来。他的眼睛没看我们，却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去去坐。却见屋内还有两个街坊，坐着喝茶，还有一个小孩，穿着校服，在写作业。

刚开始我其实没有注意这个孩子，我的注意力都被那个男人——后来知道他姓李，于是我们叫他李师傅——吸引住了，他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经历，他并不是本地人——是的，但如我们所见，他在这里宾至如归，街坊对他很好，冰箱、煤气灶、桌椅——他站起来一一指出来给我们看——都是街坊送给他的——像刚才那个刘阿姨，还有现在这个米大叔，你看这个茶就是他带来的——米大叔在一边点头：黑茶，很好的茶——有时候街坊们会送菜给他。他来到这里20年了，之前的房租便宜些，但要拆建，现在这个房租很贵，每月两千。他还有低保。至于收入，他说：我从五岁就跟着我阿

公行医，但我阿爸没有学到阿公的技术，他是个败家子，一家被他败空了——李师傅给我们也倒了两杯茶，黑茶——我除了行医，还收废品，有一次收废品，有个环卫工人往我小头上就是一棍子，我小马上晕了过去，——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个孩子。

一眼看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。头发剪得很短，但皮肤特别白，可能是个清秀的小男孩。我犹豫着问，是儿子还是女儿？

李师傅说：“女儿女儿！”小姑娘的脸有点红。我赶紧说：“小姑娘短发才方便啊。”

原来小姑娘一直在无声地逗我的狗。她向狗晃动着手中的笔，我的狗坐得端端正正的，一脸严肃地看着她，样子很傻。她很开心：“我可以摸它吗？”她手中还晃着笔：“它会不会咬我？”

当然可以摸。小姑娘伸出手，狗马上亲昵地向她伸了脖子。小姑娘喜悦地惊叹一声：“它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小狗名叫意义。它向小姑娘展示它的下巴和肚皮，小姑娘不时地尖声大笑，她爸爸——也就是那个李师傅——说：我不会惯她的，她要留头发，我说不不是你要留头发就留头发，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，因为她没有母亲，她没有母亲，所以我要严格管着她——坐着喝茶的米大叔插嘴了：她是不是你亲生女儿？是亲生女儿就对她好一点。李师傅不回答，自顾说：我打她，骂她，管着她，才是对她好，那次她被打晕，我自己给她医，我一边医一边去告，他们把我关进精神病院，把我关在里面关了十天。这个小孩在幼儿园里也关了十天，天天哭，哭了十天。

小姑娘对她爸的讲述置若罔闻。彼时，小狗意义正在疯狂地进行才艺表演。

“坐下！意义。”她威严地说。小狗坐下。“握手！”小狗握手。握了左手握右手，握了右手又握左手。随后，人和狗四目相对。意义的黑眼珠含情脉脉地看着一切人类。小姑娘喜不自胜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她显然难以处理这突然涌出的对小狗的爱，难以满足这突然降临的萍水相逢。她双手徒劳地抚摸着小狗，越摸越伤感。终于，她想到了办法。

她小声问我：“我可以送给她一个礼物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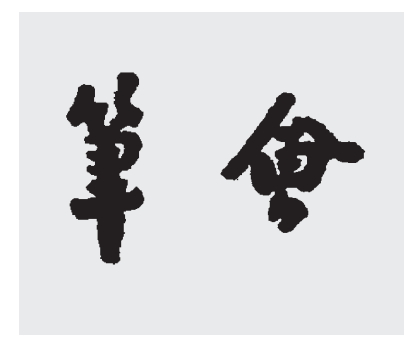
得到肯定，她跑上楼。楼梯是水泥做的，很陡，每一格都特别高。从楼上下来，她手里拿着一条粉红色的珠子项链。

“我要送给意义！”她大声宣布，并试图戴在意义的脖子上。

我马上制止了，怕意义咬断或者误吞。小姑娘祈求地看着我，小心地把项链拿在手里。

这时，她爸爸突然冷笑了一声，说：“那是假的，是塑料的。”

小姑娘的脸红了起来，白皮肤的小孩好像都容易脸红。我赶紧说：“但很好看啊。”



她爸又说：“是我捡废品捡到的。”小姑娘尖声反驳：“是我同学送给我的！”

“是我捡废品捡到的。”

“不是！是我同学送给我的，她送了两条给我，这条是粉色，还有一条是紫色。”

她爸抬下巴，又轻笑了一声，向我们再次强调：“是我捡的。”好像他本不想说，只是不得不向我们交代而已。小姑娘的脸轻轻地抽搐起来，她拿着那条项链，尴尬、沮丧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她把项链擦起来，像擦一张纸那样擦成一小团，尽量不引人注意地，塞进自己的校服口袋里。

我们觉得应该走了。我带着意义离开，小姑娘又坐到她的作业前，没有和小狗说再见，也没有抬头看一眼。

出门后我们继续逛街，那个老街区多么好逛，还有一个老市场，我买了“红衣香蒜”、“黄肉土豆”，其实就是蒜头和土豆，但我是冲着它们的前缀买的。我经常从市场欣赏广州的民间语文。形容水果甜就有七八种说法：甜到流，甜到漏糖，甜到起沙，红过钟楚红，甜过杨钰莹，食过返寻味……

还看到墙上某处写，xx机构，转弯就到。靓弯，一个转弯，民间的诗人啊，你知道一个转弯，和它相关的直角、斜线，都是需要形容词的。

我们逛得很开心。但我觉得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对。

我有点后悔了。刚才，应该让小狗戴着那条项链的。小姑娘肯定是在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想了一遍，有什么可以给小狗玩的？有什么能让小狗快乐的玩具？仔细思虑，她决定拿出这



老广州（水彩）凌敏

条项链。在她那间昏暗的小房间里，可能有一个隐秘的角落，是用来藏她的项链的。

现在再返回他们家去好像不太合适了。而且我们也越逛越远了。

我们还来到一家老饼店，我买了一个煎堆，看着店员——也是一个老阿姨——迟缓地过秤，又掏出一把刀，帮我切开。

煎堆、酥角、蛋散、软角，都是广州人过年常备的年货。春节前我来过这家饼店两三次，每次都排长龙。即便是长龙，我也排队买了，我渴望跟那种气氛与有沾焉。

我过了一个多么投入的春节啊。买年货，买年糕，插桃枝，摆鲜花，贴春联，不，我对生活都很投入，不仅是春节。只不过，我常常不知拿什么来爱生活，不管怎么做，都觉得有所不足。

我突然觉得我和那个小女孩有某种相似，尽管说不出是什么。

直到第二天，还不时想起那个小姑娘拿着项链尴尬的样子。

我家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小挂饰、珠子项链、珠子手镯，都很便宜。

我还有一些漂亮的铁盒子木盒子，——真的很喜欢收集这些——把琳琅满目的珠子项链放在各式盒子里，每次打开都是光华璀璨。好朋友来了，我就拿出来展示，像金池长老向唐僧展示他的收藏。

从这堆小玩意里挑了一些，周二中午，我又去了一趟李师傅那里。

门依然大开。我把这包珠子项链递给李师傅，说给他女儿。他有点吃惊，但不多。因为你没有凌敏陪着，我不想多呆，但他说你等一下。

他转身回屋找什么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拿着一张破破的废纸出来。他开始在纸上写字，写得很慢，很认真。我想起那天他说，他念了两遍小学课程。写好后他把纸给我，上面是小姑娘的名字和生日，还有上学的学校和班级。他的字比我想象的要好。

那么，小姑娘放学回家就能拿到这些珠子项链了。来自小狗意义的礼物。记得把它们藏好，可以放在衣柜后，像纳尼亚传奇那样。或者分发给要好的同学。或者塞在校服的衣兜，时不时伸手进去摸一摸，感受玻璃珠子滑滑的冰凉。对，这是来自小狗意义的爱。

前几天，地里收了黄豆，黄灿灿的圆滚滚的。老家的收藏在徽州冒头了？多少事情忘不了。

阮文生

罐子里装着炒黄豆。站在小马扎上我拿掉盖子，也就是一个软软的小布袋。罐里响起沙沙声，手里有了圆滚滚的颗粒。一天下来，不记得伸手罐里多少回，总之比写作业多。没有那么多回，我不会安静。一个大房子，更多的大房子连在一起，也无法让我安静。多年之后，我看到一个大人物不断地从布袋里摸黄豆，就像在摸大象或者一匹马，更像在摸想好了又滑溜掉的主意。我笑了，世上的事真是巧得很！我家罐子是放在卧室的，黄豆是阜康圩一个叫东华的人给的。

我应该是先嚼碎了黄豆，再打量东华的。东华下巴有一颗痣，上面有长长的毛，眼睛细细的有点弯，脸有些红，他戴顶马帽。东华经常给家里送些玉米、绿豆、饭豆。他总是从屋后槽门进来，水都不喝，丢下东西，说几句话就走。我都看得出来，他的心里装着很大的慌张。他的背不够直，也谈不上驼。东华背着布袋的样子，是他自己的样子。

我家后面是田，木樨条将田埂压屋影和细仄里逼了逼。能省掉一些路。东华只认这个走法。经过公路从我家大门进来，东华是忘了，还是根本不晓得？

父母谈论豆子，也谈其他。我只记住了黄豆。父亲是商业部门的头，母亲是家庭妇女。这不妨碍他们一起谈论豆子。豆子一样紧迫和稀少的东西，灯光是照不到的，他们就说说照不到的话题。那时，田野里没了庄稼。情况很糟的，糟得离大海丢了海水。大量的人在背井离乡，到处都在寻找。

有一回，在柜子里（炒黄豆是放在它上面的），我发现了一袋伊拉克枣子，纸包的。颗颗伊拉克枣子连成一堆，皱巴巴的有点粘手。真是太好了！我不顾一切地坐在地板上猛吃一通。临了，还抓走一大把。枣子甜，甜得让我连手指上的一点甜，也不放过。张开手，我把它们塞进嘴里。它们不再甜了，却关在嘴里迟迟没有放出来。后来我一直喜欢甜食，应该是伊拉克枣子教会的。楼梯口有些光。我坐在地板上挪了挪屁股，坐进更黑暗里。我让楼梯的响声小了许多。

房间连着楼阁，总有箱子、木盒、铁皮桶，一些眷眷让我流连忘返。那时，寻找扩大了我的好奇心。一颗子弹头，从一堆乱七八糟里被我找到了。它比一般的子弹头大多，暗暗的，就像是卧室里没有照到光的地方。是飞机上打下来的。那玩意儿实沉，铜的。后来，它在我的手里逐渐光净了。一个地球仪很亮很亮的，被我从一个抽屉里找出来。钩头的小配件，拨弄一下，下面有个洞。日本货，装仁丹的。这东西小整一样，圆巧精致。带到学校许多人要看要摸。我不干了，再也见不到了！抽屜、盒子、小桶码到一起，像风一样摇晃。悬乎又刺激！它们是我的积木。我们交换位置，一起翻来覆去。又有一回，搬开上锈的铁皮米罩，出现了大捆花花绿绿的纸。我不晓得是啥，拿了去问母亲，不料母亲见了大惊失色。你翻个什么东西？人家看到了，我们要倒霉的。原来是金圆券，过去的钱。家里以前是开店的。母亲扬手要打我。我拔腿就跑！

坐在教室里我惦记着枣子。回家一看，枣子还在柜子里，就满心欢喜。手伸进纸包，心里说这回就吃一颗。纸包瘪了不少。心里虚了。母亲晓得了，我又在闯祸！可是开了头，止不住了。越吃越有味，越吃越想吃，越吃越饿。吃，真是又大又奇怪！张开嘴巴，什么承诺、不敢、心虚，都是假的，都给吃了。一袋伊拉克枣子哪经得住这样折腾。母亲终于发现。这时的纸包已经彻底垮塌。楼口来了一缕亮光，这回母亲没有打我。她仰头望望，长叹一声：这还真是老鼠嘴，以后怎么搞啊？

一晃多少年过去啦！前几天，地里收了黄豆，黄灿灿的圆滚滚的。老家的收藏在徽州冒头了？我盯着晒的黄豆，要爱人炒些吃吃。足够的冲劲左右着心血来潮。没有老家的瓷罐，炒好的黄豆放进小塑料袋里。炒黄豆有不过硬，我好像刚刚发现这一点。不过，多硬的东西总有办法对付。人间烟火是个硬道理，嚼开来也会又响又香。八都山上的说法，一粒黄豆过个岭。大地里广泛着各式各样的走法。高山在豆子面前是不讲高度的。豆子里面全是碎小，碎小到了节骨眼上，就像星星一样碎化了暗黑。不错，是火光拯救了燃烧。我还是停不下要说的冲动，那就说上一箩筐加上一箩箩吧！金灿灿的名字连结着更多的名字。非常不应该的是，东华给家里留下那么多黄豆等食物，却连姓啥在我这里也没留下。

一粒黄豆过个岭

后来，一些破碎的东西，在增长的岁月里奇怪地还原了。父母说过的话也在脑海里给拢起。离不了东华。父亲说，东华是个小开——不怎么管事，日子过得悠闲的小青年。日子住后一拖，东华到哪里去，需要报告和开证明。啊，难怪他总是走田埂，总是那么慌张！东华的口音，和我们八都山上的口音非常不同。那里的浓重，就像大雾、油彩和乡情一样，让我无法清晰。他在我家说的话又短又少。不好判断。那时，我绝对想不到：短小里常常装满大伙伙，比如对于星光，整个夜晚不在话下。东华放下袋子，我抬头望着他。我不知道阜康在哪里。他说话，我猜他来自一个很远的地方。多年之后，我才晓得阜康是个圩区，那里有着长长的圩埂，长江在边上流着，江水黄黄的，有的地方十分汹涌。离江边不远，还有一个叫高岭方的村子，也是充满鬼话和神话的段落。山岗坡下的绿叶遮住头尾，剩下了沟槽和转弯。东华必须从那里走过来。那里是淌汗的地方。那时，东华就是把话说长些，我也是听不太懂的。木樨条，槽门的石头，是将隔开和连结同时进行的。握在手里的黄豆，香气是藏在里面的。豆子罐子里的时间短短的，手长啊！也可能，放在罐里比放一部电影长点。那个大人物的影视，有了吃的，一些细节有了嚼头。

一晃多少年过去啦！前几天，地里收了黄豆，黄灿灿的圆滚滚的。老家的收藏在徽州冒头了？我盯着晒的黄豆，要爱人炒些吃吃。足够的冲劲左右着心血来潮。没有老家的瓷罐，炒好的黄豆放进小塑料袋里。炒黄豆有不过硬，我好像刚刚发现这一点。不过，多硬的东西总有办法对付。人间烟火是个硬道理，嚼开来也会又响又香。八都山上的说法，一粒黄豆过个岭。大地里广泛着各式各样的走法。高山在豆子面前是不讲高度的。豆子里面全是碎小，碎小到了节骨眼上，就像星星一样碎化了暗黑。不错，是火光拯救了燃烧。我还是停不下要说的冲动，那就说上一箩筐加上一箩箩吧！金灿灿的名字连结着更多的名字。非常不应该的是，东华给家里留下那么多黄豆等食物，却连姓啥在我这里也没留下。

2023.10.14
2024.4.26

第26届上海电影节结束了，但一些电影的感受和思考还在萦绕着。开票前某电影公众号发布文章，推荐十部“必买票”电影，大都是有名的作品，想来票也一定很难抢。不过其中有一部《云的南方》，文章中导演本是小说家，电影里讲故事很有可看之处。因为对朱文这个名字不熟悉，我一度还以为是为台湾的朱天文。影片获得上海电影节第一届亚新奖最佳导演奖，主演是李雪健，我想应该值得一看。

到了抢票时间，热门电影果然秒售罄，简直是颗粒无收，我突然想起这部《云的南方》，点进页面，竟然中间位置还有一个空座，而它的四周则全红了，为什么大家都舍弃了这个位置？还是系统的差错？不过，这不是冥冥中让我去看吗？于是果断抢了票。还有一个巧合是，我这份工作下班要七点多，很多六点半的电影就看不成，而这一部排在了八点多，时间正好，甚至我还有时间在陕西南路附近散步。

说回电影本身，在电影院看的时候沉浸于镜头语言和李雪健的表演，看完之后再回味，品出了推荐文章里说的小说家的意味。尤其是我作为一个学过创意写作的人，对于如何描写事物、如

何讲故事，特别感兴趣，而这就不仅限于文学作品了。上一部让我发出创意写作感叹的电影还是1989年上映的那部《宠物坟场》，改编自史蒂芬·金的同名小说，他也是该片的编剧。顺带说一句，2019年又上映了一部新的《宠物坟场》，但是改得不如1989年这一部。史蒂芬·金是全球著名的畅销书作家，讲故事抓人心里有一套，《宠物坟场》电影故事的成功其实是小说的成功。我觉得它可以作为写作者如何讲故事的本本，且不说起承转合很是流畅，神秘气氛的描摹、悬念的设置、人性幽微处的发掘，都能让人切身感受到一个典型的“好故事”应该怎样营造。

《云的南方》虽然没有原创小说，但是看下来还是会觉得它像小说。我就

特意找了朱文的小说来看，是《达马的运气》这本小说集。朱文的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，而在小说创作最集中的上世纪90年代，中国小说的新写实派和先锋写作还很流行，但朱文的小说也很难归入这些流派中。不过说他的小说既有生活细部的描摹又有一些很新的意识，大致是不会错的，这与《云的南方》的气质是相似的。

电影前半部分对退休后的徐大勤（李雪健饰）日常生活的展示特别为人所称道，尤其是两个老头模仿动物锻炼身体、荒凉的“孤岛”背景，中景镜头的运用，略显孤独，略带幽默感，但又显示出一种生活的温和之道，浑然天成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，互相之间有些抱怨，有些矛盾，但还没有大的冲

突，这不是在说互相包容的家庭生活智慧，而只是展示生活本身就有的一些毛刺。萦绕在徐大勤周围的就是微微有些喧哗的声音，即使他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，即使他蒙上被子也还是听见。这样的展示并不有意凸显什么，并不用力去塑造一个典型的老年人形象，但它也不是决然客观冷静的白描，温和而又有一种爽快感。后来徐大勤到了云南，终于找到512军工厂，在家属院他看着一位大妈照看孩子，并且借用了人家的厕所。只是一个没有什么情节意义的小插曲，却展示了“云的南方”的普通生活的一瞥，与前半部分北方普通生活形成对照；其实没什么两样，即使徐大勤当年成功落居云南，他过的可能也就是这样的日子。

这两年去云南特别火，尤其是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，选择云南作为“逃离”的落脚点，在大理或丽江租个院子，开民宿或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晚上可以和伙伴们喝点小酒，一种可以营造出来的“世外桃源”景象。年轻的徐大勤或许也抱持着这样的想法，以为云的南方是另一种生活，但是电影后半段他的离奇遭遇彻底逆转了这种想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那位陪徐大勤于困境的女孩自称也是北方人，接待徐大勤的副主任也是北方人，所以并不是人人都把云南当作理想之地的，混生活在哪里都是一种挣扎。当北方的女儿在床上听着电话铃声哭泣时，身在云南的这个女孩来到了徐大勤的房间，南北之间的对照，女儿意象的重叠，观众虽然一眼看出是导演

《云的南方》：记取生活的点滴

尧克

特意塑造的，但还是会被触动心弦。就像那个静谧的、神秘的泸沽湖，那里的生活一定也有各自的辛酸。

但仔细想想，徐大勤在泸沽湖的讲述其实是他的梦，我们就不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说“现实”中的徐大勤确实有过对云南的错过。或许他真的一直安心于北方的生活，只是退休后突发奇想要到云南看看，而不是为了了却什么心结，他的离奇遭遇就更显得啼笑皆非了。

虚与实，按部就班的故事叙述与横出一笔的偶然性，它们之间的对照与逆转，颇有点像那个闲暇时间写诗的酒店厨师，“在记取生活的点滴”。导演说，“最后我还是努力让徐大勤笑起来”，这种努力就在讲述生活故事的点滴之中。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